



■ 风格独特的菱格构图壁画(克孜尔石窟第224号窟)



■ 库木吐喇石窟第46号窟顶部



■ 说法图(克孜尔石窟第188号窟主室正壁上方)



■ 护法龙王(库木吐喇第34号窟)



■ 密迹金刚(克孜尔石窟第206号窟)

# 愿打动我的丝路文化同样打动你

◆ 丁和

我的壁画摄影艺术展览《丝路精魂：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》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脚下的云冈美术馆再度展出。从影展的筹备到开幕，我三次飞抵大同。一如曾经的每一次影展，我参与展馆的设计布局，并在图片输出公司蹲点多日，直到展览图片全部制作完成。龟兹壁画总有令我热血沸腾的魔力。

当看到人们徘徊展厅、驻足观看，乃至细细探问，总能让我心潮澎湃，让我看到丝路文化传播的潜在力量，也更坚信自己是在做对的事。龟兹石窟散落在天山南麓，塔里木盆地北沿的最大绿洲——库车、新和、沙雅、拜城县的大地上。遗址共10处，洞窟600余个。如此庞大的文化遗珍却由于地理偏远，造成“出镜率”极低，鲜为人知。这是它们不如敦煌莫高窟那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。而事实上，它们比敦煌壁画历史更悠久、也更具中亚、西亚、南亚，乃至欧洲文明相融合的艺术特点。于是，通过相机镜头把洞窟壁画“输出”到城市，传播给更多人，成了我的追求。

洞窟拍摄，其中艰辛自不待言，且受到种种制约，既往的摄影经验几乎无用。经过多次拍摄，才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。还有许多洞窟由于自然破坏的原因根本无法接近，对于这些也只能作罢。除此之外，尽我所能，我的部分壁画摄影作品，就连龟兹研究院（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）的工作人员看了，都会感到诧异，甚至有说从没见过的。这一方面是相机镜头将被摄物精准放大许多倍的神奇效果；另一方面，是我对图片后期制作调整的结果。例如展览中有一幅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号窟的须大拏太子骑马出行图。壁画中王子身形挺拔儒雅，骑一匹风姿俊逸的赤马，但在真实的洞窟壁画中，马的头部线条模糊难辨。我在拍摄时运用光位的调整和后期通过电脑软件的处理，使马头的线条与色彩清晰显现，整幅壁画展现完整。还有一幅库木吐喇第34号窟的护法龙王，这是一个仅有头部的形象，在展览中它的幅面达到2300毫米×1500毫米，占据大半面墙。然而，该壁画在洞窟中的实际尺寸不到20厘米见方，是承托穹窿顶的四个平面角隅之一。其余三个残损严重。从我的操作中，可以看到壁画线条笔触的起承转折，乃至草泥抹面的纹理和壁面裂纹。

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希望观者能通过我的壁画摄影作品，与龟兹壁画有一个心灵相通机缘。优秀的历史文化不能只是书本上的文字，也不该只是游客们的匆匆一瞥。优秀的文化需要被记录、被观赏、被探讨，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理解，如此才能在传播中被铭记，在传承中永续。



■ 须大拏太子骑马出行图(克孜尔石窟第81号窟)



■ 拉车的马和随从(克孜尔石窟第81号窟)



■ 护法天神(克孜尔石窟第189号窟)